

犀牛

所謂絕對的真理，

不過是群性所趨而已。

吳得中

犀牛是法國戲劇作家俄任尼·伊
右涅斯可 (Eugene Ionesco) 於一
九五七年應「新文藝」(Lettres
nouvelles) 之請而作的，次年並改
成劇本於 Schauspielhaus de Di-
isseldorf 演出。

綜觀伊氏的作品，可發現與他過
去的生活密不可分，於二次大戰期間
，伊氏歷經了日益彌漫之法西斯主義
社會型態，對於當時政黨的集體瘋狂
及社會群性與個性之間的衝突極感厭
惡。另一方面伊氏受卡夫卡作品的影
響極為深遠，他不僅在卡夫卡的作品
中找出「不安」、「拘束」，更在他
的作品「蛻變」中，感覺出一種「有



罪性」，一種無理由的有罪性。蛻變不完全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惡魔，而是說惡魔乃出於自己。一個人不能自制時就可能成為惡魔。譬如一些挑起戰爭的瘋狂者、製造恐怖者、實行專政：等。他受到這種「有罪性」思想的影響，後來在「犀牛」中，將其表現的淋漓盡致。

「犀牛」整個故事的安排並不複雜，意義卻頗為深遠。與其說是一篇小說，不如說是一篇富哲理的寓言來的確切，作者假託犀牛的碩大、恐怖性，並將旨意埋筆於不同人物的對白以及文中主角的思考裡，如此串連成整個故事的內容，犀牛並非絕對存在的外形，也就是說它可代表群眾所趨的一種心理、意向，或是一種迷惑；故事的發展也並非合乎邏輯的推理，例如：人何以會變成犀牛，犀牛來自何處等。「絕對」與「邏輯」顯然不是伊氏所要求的重點，可能恰恰相反——這是一篇反絕對、反邏輯的寓言，所以如人飲水，從不同的角度來看，有不同的論點；不同的人來看也有不同的心情，不經再三反覆的閱讀，實在很難把原文中涵意於一二。

人行道上，一頭體大力強，喘氣直奔的犀牛，擦過商店貨品陳列台來……

「犀牛」整個故事的開始為一頭

體大力強，喘氣直奔的犀牛出現於人行道上，引起了群眾的驚慌與惶恐，不到數日又發生「一隻貓被犀牛踩死的事件」，此事件除了引起群眾的憤怒外，更引發了一連串的爭議，諸如主角與其好友約翰爲了此頭犀牛是一隻角或二隻角；是屬於非洲種或亞洲種而爭執得不歡而散。主角的辦公室裡也爭論不休，有人相信犀牛的出現是事實。

有人根本不相信其出現在人行道上，甚至踩死一隻貓，就在議論當中，辦公室的樓梯被一頭犀牛壓塌成一片破碎的瓦礫……。初期的驚訝雖過去了，但接著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又出現了七頭、十七頭、三十二頭犀牛，每天都有新的犀牛出現，狂奔於街道下；人們再也不驚訝轟隆轟隆的奔蹄聲與「吧！吧！」的怒吼聲，依然進行他們的散步。到了最後除了主角外，約翰、辦公室的職員、主角的女友黛西都變成了犀牛，整個城市已被犀牛佔滿……。

波達爾也在二十四小時之後，變成了犀牛。下面是他最後所說的人類語言——『隨俗浮沈』……

要想抽絲剝繭般地來分析「犀牛」中每一句對白，每一層含意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。因為當看完第一遍時，實在說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

，只知道就像小學生數數兒——一、七、十七、三十二頭犀牛；還有滿腦子的疑問，犀牛代表什麼？怎樣的人才會變成犀牛？爲什麼主角不會變成犀牛？爲了找尋答案，多看幾遍後才會勉強抓到一些重點，以及可供泛味的對白「昔日極爲憤慨的波達爾也在廿四小時之後，變成了犀牛。下面是他最後所說的人類語言——『隨俗浮沈』」。

誠如前言犀牛可代表的可能是群眾所趨的一種心理、意向或是一種迷惑。作者將犀牛描述成鼻子上有角、綠色硬皮、不時發出粗厲的「吧！吧！吧！」叫聲的怪物，而對於這種被視為龐然怪物的犀牛，仍有與日俱增的人們願意變成它，這不就是迷惑錯亂嗎？事實上，作者所強調的是「絕對的標準是沒有的」也就是說「絕對的真理，不過是群性所趨而已」，關於此點，作者到了最後才藉著主角的自由將它表現出來「我發現牠們的吧！吧！叫聲雖然有些粗厲，但仍舊有點迷人……每天早晨，我看到我的雙手，希望我的手在睡眠中堅硬起來，但是我的皮膚仍然是柔軟的；我期待著我過白的身體，毛茸茸的雙腿，有一層堅硬的厚皮，和精純的墨綠色……；我不敢再瞧我自己。我羞愧……。」反觀時下的社會，不至也是如此！從前中國認爲纏足才是對的、才是美的，現在則認爲是不對的、不美的，今

年若流行迷你裙則穿迷西裙將被視為過時、老氣；而牛仔裝一來，大家都成了牛仔。所以說犀牛不啻是一篇「反集體瘋狂」和「反習俗」的小說。

這簡直是『集體精神病』像宗教是老百姓的鴉片一樣……

作者於文中提及了一些人物，包括「邏輯專家」、辦公室的「主任」、漂亮動人的打字員「黛西」、法學士、著名的陪審員「彌爾都」、曾經是教員，現在做檔案工作的「波達爾」，最後他們都變成了犀牛，作者在此強調他們之所以變成犀牛完全源出一己一心，而與階級或是表現出來的外在行為無關，而且作者對於表面化的固執與不濟事的邏輯極盡諷刺之意，在辦公室的那場爭議中，「波達爾」宣佈道：「我沒有看見牠，同時，我也不相信牠！何況在我們這一地區裏除了在學校的教本圖片之外，從來也沒有一個人看過牠。只能暫時呈現在一些老婦女的想像中，這是一個神話，完全像飛碟的故事一般。」（我（文中主角）提醒波達爾道：「這個字眼『暫時呈現』，應用在一頭或好幾頭犀牛的身上，我覺得不切當。」：一向極理智的波達爾辯白道：「這簡直是『集體精神病』，像宗教是老百姓的鴉片一樣。」

「波達爾」可比擬成一位向來高



貴、理智的女性，絕不相信有人敢穿著迷你裙上街，她認為那是一種「精神病」，有人拿報章雜誌告訴她「這就是時下最流行的款式」，她會認為這是惡意的宣傳，即使她在街上目睹，也同波達爾目睹犀牛正破壞辦公室樓梯般憤怒說道：「這是一件卑鄙的詭計。」等到日復一日，穿迷你裙上街的愈來愈多，已是司空見慣時，自己終禁不起誘惑，也趕了時髦，不像波達爾變成犀牛前所說的最後一句人類語言：「隨俗浮沈」。

大家都曉得不可以永遠盲從附和，而應該好好地保留自己的本性……

「犀牛」並不只表現單向的思考，事實上包括了雙向的意義，也就是說事情是「相反」而非「絕對」的，當第一頭犀牛出現時，全城的人群起而攻之，認為牠是具有危險性的，會危害人類的安全，但是當故事進行到全城除主角不是犀牛時，情況卻大大相反，在故事結束前，還有一段耐人尋味的主角獨白「……大家都曉得不可盲從附和，而應該好好地保留自己的本性。也必須斟酌事情，在人群中出類拔萃。只是，現在我除了與那些過時的相片相似外，已不再與任何一個人相似，也不再與任何東西相似了。……」至此，悲劇人物已從犀牛轉變成主角了。當僅剩主角一人時，他也免不了開始懷疑「美」的是那些犀牛，（「我覺得自己的長臉是醜陋的，我應該有一隻角或兩隻，這樣子才能把我下垂的輪廓變得強有力起來……」）而不是他這個人類；這些犀牛是站在對的一方而自己是錯的，也是醜陋的。可見，「積非成是」「衆口鑠金」的力量是何等可怕了，原本被認為傷風敗俗的習尚，假使人人趨之下流，隨俗浮沈，反倒取正統而代之。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